

# 商西周牛形雕塑物種考釋

張之傑

(漢光文化網路公司，本會會友)

本文以出土商、西周牛形裝飾、牛形肖生器物和石牛、玉牛等玩物，印證古生物學文獻，發現其取象對象為已滅絕之聖水牛，甚至可以視為聖水牛的寫實性雕塑。這是古代文物記錄古生物形態的一個案例，極其稀有罕見。

關鍵詞：商，西周，殷墟，牛形紋飾，聖水牛

## 前言：意外的發現

一九九七年，歲次丁丑，筆者在《科學月刊》二月號發表一篇應時文章——〈野牛滄桑〉，根據岩畫、青銅器狩獵紋及漢畫等資料，判斷古時的野牛是指原牛，也就是古人所謂的「兕」<sup>1</sup>。為了寫作這篇短文，翻閱過不少畫冊，附帶地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。

商、西周的青銅器或陶器經常出現牛角或牛首裝飾，甚至製成牛尊等肖生器物，或雕成石牛、玉牛等玩物，筆者曾遍查《中國美術全集》、《中國美術分類全集》等畫冊，發現商、西周之牛形裝飾無不取象於水牛，絕無例外。

我們所習稱的「牛」，主要指牛屬 (*Bos*) 和水牛屬 (*Bubalus*)。後者的角較為寬扁，有橫紋；前者的角較圓，無橫紋。兩者極易區分。古人「鑄鼎象物」，商、西周的牛型裝飾所取象的是哪種水牛？這個問題饒富趣味，值得探討。

## 殷墟出土之聖水牛

要回答這個問題，必須從古生物學上找證據。筆者寫作〈野牛滄桑〉時，輾轉獲悉殷墟曾出大量哺乳動物遺存，前輩學者德日進、楊鍾健和楊鍾健、劉東生曾加以研究，先後撰成兩篇關鍵性論文：〈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〉<sup>2</sup>及〈安陽殷墟哺乳動物群補遺〉<sup>3</sup>。筆者思維：如能找到這兩篇論文，或許可以為上述提問找到答案。

楊、劉二氏的〈安陽殷墟哺乳動物群補遺〉，筆者在台大圖書館找到了；德、楊二氏的〈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〉，曾託請多位友人在台大、中研院、台灣地質調查所等單位尋覓，皆無所獲，直到1997年夏，才從北京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汪子春先生處得到一份影本。

根據德、楊二氏的論文，殷墟哺乳動物遺存中水牛屬只有一種：即 *Bubalus mephistopheles*，德、楊二氏在中文摘要中將之譯為「聖水牛」。這種已滅絕的水牛首先由 A.T.Hopwood 命名(1925

<sup>1</sup> 兕之字義可能經過衍變，在甲骨文時代，或指野生聖水牛，參見：雷煥章〈兕試釋〉，《中國文字》第21冊，頁84~112，藝文印書館，1983年。

<sup>2</sup> Teilhard de Chardin and C. C. Young. On the Mammalian Remains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of Anyang. Pal.Sin.fasc.1, 1936.

<sup>3</sup> 楊鍾健、劉東生〈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補遺〉，《中國考古學報》第4冊，頁145~153，1949年。

年)<sup>4</sup>，Hopwood氏在安陽採集到幾副角心，因為角形像西方人所傳言的魔鬼，所以種名取為 *mephistopheles* (魔)，德、楊二氏轉譯為「聖」，於是在中文文獻中就有聖水牛的稱號。

### 聖水牛與牛形器物

商、西周牛形裝飾、牛形肖生器物和石牛、玉牛等玩物，是否即取象聖水牛？經筆者研究，結論十分確定。

殷商哺乳類遺存中出土的聖水牛甚多，數量在 1000 隻以上<sup>5</sup>，有不少頭骨保存完整。根據德、楊二氏論文的描述，我們已可以確定，商、西周牛形裝飾、牛形肖生器物 and 石牛、玉牛等玩物，皆取象聖水牛，甚至可以視為聖水牛的寫實性雕塑。這是古代文物記錄已滅絕古生物形態的一個案例，極其稀有罕見。

遺存中聖水牛的牛角僅存骨質角心，角質鞘業已腐化。根據德、楊二氏論文，聖水牛的角心粗短，呈三菱形，稜線分明，向後彎的曲率甚大。此外，聖水牛的頭較大，眼睛也較大，兩角之間之額部向下凹陷，兩眼之間尤其明顯。其次，聖水牛的枕骨突起粗大，意味著頸部較為粗短。<sup>6</sup>這些聖水牛的特徵，無不一一出現在商、西周牛形裝飾、牛形肖生器物 and 石牛、玉牛等玩物上。

或曰：何以得知商、西周牛形裝飾、牛形肖生器物 and 石牛、玉牛等玩物不是取象於家水牛 (*B. bubalis*)？家水牛的牛角較長，呈扁圓形，向後彎的曲率較小；此外，兩角之間之額部明顯外凸；這些差異，和聖水牛極易區分。<sup>7</sup>對比之下，顯然並非取象於家水牛。

商、西周牛形裝飾、牛形肖生器物 and 石牛、玉牛等玩物，其牛角皆呈三菱形，向後彎曲的曲率甚大；兩角間之額部，也無一例外地向下凹陷；石牛、玉牛等玩物，更顯現聖水牛頸部粗短的特徵。總之，德、楊二氏關於聖水牛形態的種種描述，都可以得到印證。已滅絕的古生物竟然還有寫實性雕塑，不能不讓人為之拍案叫絕。

### 結論：牛形雕塑取象聖水牛

殷墟曾出土大批哺乳動物遺存，1936年，前輩古生物學家德日進、楊鍾健撰有〈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〉長文，根據德、楊二氏察考，遺存中水牛屬只有一種，即早已滅絕的聖水牛。據 1949 楊鍾健、劉東生所撰〈安陽殷墟哺乳動物群補遺〉，遺存中聖水牛超過千隻，是遺存中數量最多的動物之一。

歷代出土的商、西周牛形器物甚多，但古生物學家迄未加以考察，考古學家亦未參照古生物學文獻。筆者有幸，將前賢的古生物學論著和商、西周牛形裝飾、牛形肖生器物 and 石牛、玉牛等玩物互相印證，發現無不取象於聖水牛，直可視為聖水牛的寫實性雕塑。

### 討論：幾點附帶發現和隨想

一、以出土古生物遺骸研究已滅絕的古生物，雖可推估其形貌，但終究不如「寫實性雕塑」

<sup>4</sup> 見德、楊二氏論文 p.51。

<sup>5</sup> 楊、劉二氏將殷墟遺存哺乳動物之種類及數量列為一表，估計超過 1000 隻以上的，只有腫面豬、四不像鹿和聖水牛等 3 種。見楊、劉二氏論文頁 147~148。

<sup>6</sup> 有關描述見德、楊二氏論文 p.47、p.51~52，及中文摘要頁四~五。

<sup>7</sup> 聖水牛與家水牛形態差異，見德、楊二氏論文 p.47，p.52。

真切。以聖水牛的牛角而言，古生物學家只能藉著角心推估其牛角形態，但無法確知其角質鞘上究竟有幾道橫紋。出土商、西周牛形裝飾、牛形肖生器物和石牛、玉牛等玩物卻告訴我們，聖水牛的牛角上有三道橫紋。

二、聖水牛雙耳的形態，也無法根據出土頭骨骼加以推估，但商、西周牛形器物卻令人一目瞭然。聖水牛雙角向後彎曲的曲率較大，故雙耳特別突出、顯眼。

三、德、楊二氏在論文中曾描述一角心特別粗短、額部特別凹陷的標本，謂其 *abnormally* (反常)<sup>8</sup>，但筆者於牛形裝飾中見過這種例子<sup>9</sup>，說明所謂「反常」，可能是一種短角品種。

四、商、西周牛形器物皆取象聖水牛，但從筆者所經眼的《中國美術全集》、《中國美術分類全集》等畫冊觀察，一進入東周，聖水牛裝飾即不復見，此一轉變，或意味習俗(含宗教)改易，或意味聖水牛於西、東周之際滅絕。筆者認為，後者可能性較大，惟其原因有待探究，家牛(*Bos taurus*)傳入，或為原因之一。

五、聖水牛之形態應可作為考辨牛形器物製作時代的重要依據，如兩角間之額部未作明顯凹陷，即可能為贗品。準此，湖南省博物館藏商晚期牛尊<sup>10</sup>令人起疑。

六、筆者曾就上述發現寫成三篇論文<sup>11</sup>，本文再度敷衍成篇，拼湊之作，不成羅縷，知我者其諒之。(作者校對)

---

<sup>8</sup> 見德、楊二氏論文 Fig. 25。

<sup>9</sup> 如北京房山縣琉璃河出土西周早期伯矩鬲蓋紐之牛首裝飾，見《中國美術全集》原始社會至戰國雕塑，圖版 105 (頁 78)，錦繡出版公司，1989 年。

<sup>10</sup> 此器 1977 年衡陽市郊出土，兩角間之額部凸出，與典型商、西周牛形器物不一致。

<sup>11</sup> 按撰寫先後，依次是：〈殷商畜牛考〉，《自然科學史研究》第 17 卷第 4 期，頁 365~369，1998 年；〈殷商畜牛聖水牛形態管窺〉，《科學史通訊》第 16 期，頁 17~22，1997 年；〈甲骨文牛字解〉，《科學史通訊》第 18 期，頁 5~8，1999 年。